

魏德泉

西河大鼓起源于冀中农村,是在清代中叶流行于民间的“弦子书”和“木板大鼓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直到1920年,才定名为“西河大鼓”。创始人之一为马三峰,高阳人,后随母改嫁到安新。清苑东临高阳、安新,西河大鼓传入很早,一些人拜师学书,并且收徒传艺,代代相传,形成了自己的门派。

史新会 文/供图



陈连久(左)说书

西河大鼓在清苑

► 陈连久的鼓、云板、鼓槌



一 质朴典雅“魏家门”

“魏家门”创始人是草桥村的魏洛祥。魏洛祥生于1850年前后,卒年不详,师从高阳徐各庄薛老进,初学木板大鼓,后改说西河大鼓。

魏聚奎(1875—1946),号黑猪,魏洛祥之子。他酷爱西河大鼓,自幼随父学艺,继承了其父粗犷豪放的风格,又吸收了朱大官、王再堂的巧唱、俏唱、优雅细腻的特长,艺业超过其父,在保定及周边各县久负盛名。相传他曾多次进宫说书,深得太后、皇帝赏识。后走西口、下关东。据说,他还在东北敲着盖帘说书,两次把旁边看戏的观众都吸引了过来。

草桥村的秀才和私塾先生与魏聚奎要好,常和他一起说书论道,为其改编、润色唱词,指点道白、行动做派。魏聚奎虚心好学,逐步形成稳健、亦庄亦谐而又尊史崇文的艺术风格,“质朴而不失典雅,委婉而不减真挚”。民间有“南有魏黑猪,北有朱大官”的说法。1946年,魏聚奎病逝。

魏聚奎的儿子魏德泉(1896—1992),又名魏和顺,艺名魏庆顺,人称“小黑猪”,深得乃父真传,又拜梅门名家李喜元为师。14岁开始随父在保定、北京、哈尔滨行艺。魏德泉声音洪亮,穿透力强,说书时“口白嘹亮,唱似蜜,白似虎”。小段《百年长恨》《宝玉探病》等文辞典雅,尤其是《宝玉探病》以“一百单八‘半’”的细腻笔触,把贾宝玉、林黛玉见面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、情趣盎然。魏家擅说《红楼梦》,北宋村王家《西厢记》拿手,两家传枪递剑,传为佳话。

父亲因病返乡后,魏德泉又往返哈尔滨三次说书四年,后在天津、唐山、秦皇岛、保定等地说到58岁,这才回到清苑。抗美援朝期间,他多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。他还担任过中国曲艺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职务。

魏家常说的书目有:《薛家将》《杨家将》《呼家将》《金环记》《刘公案》等长篇大书;《红沙峪》《罗松认父》《反延安》等中篇书。1955年,河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组特邀魏德泉到省会,并将魏家三代家传的部分中、长篇评书记录下来。魏德泉收徒二十余人,再传弟子王小三曾任清苑县曲协主席、清苑县政协委员、河北省曲协委员。

2016年,李新锁走访“魏家门”传人,搜集、考证传统书段五十余篇,辑录成《草桥老段儿》一书,为“魏家门”乃至西河大鼓界保留了宝贵的资料。

二 陈氏一门鼓书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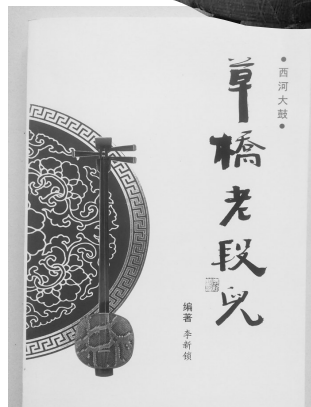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,大李各庄陈连久生于西河大鼓世家。其父陈保瑞从小喜爱说书,16岁拜博野县杨庆合为师,艺名陈鸿兴,20岁出师行艺。抗战时期,陈保瑞常编些鼓书小段鞭挞日军暴行。日本人要找他算账,万不得已,他拖家带口到东北,仍以说书为生。那时东北土匪猖獗,又逢乱世,日子十分艰难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,一家人才回到家乡。可是土改已过,陈家没有分到地,12岁的陈连久只好跟着父亲说书,幸好他八九岁时就开始练弦,基本功不错。陈连久耳濡目染,兴趣渐浓,子承父业,走上演唱西河大鼓的道路。

鼓词《西江月》说:“世上行当甚多,唯有说书难习……装文装武我自己,好像一台大戏。”陈连久黑夜弹弦,白天练唱背词,但总记不住。父亲说:“咱土里土气的人,站在那儿嘣嘣敲小鼓说书,说不出个东西来,没根没据没眼儿,人家凭什么给钱?”陈连久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。从此,他苦练基本功,贯口难就一遍又一遍地说,串口难就白天练了晚上练。对着镜子练表情,冲着墙壁背书词。一串串绕口令,他一口气贯下来,干净利落,毫不含糊。业内旧制,父门不算门,陈连久又拜张起德为师。日复一日,一百多篇书目陈连久倒背如流,也练就了沉稳大气、紧打慢唱的表演风格。

陈连久每次演出,观众都里三层外三层的。到山里说书,更是令人感动。山里没电灯,人们也没钱买手电,太阳老高的时候,就提着小油灯十里八里、爬坡下沿地赶过来等着听书。散场后他们还不走,嚷嚷着我们大老远过来,陈先生修点儿好,再说一会儿吧……

没有目睹过陈先生的说书风采,我一直深感遗憾。前几日在网上意外发现他的一段说书视频《蓝桥会》,是2008年在北京曲艺演唱会上录制的。那精神、那唱腔,很是压场,难怪当年唱红平野山川,有“铁嗓”的美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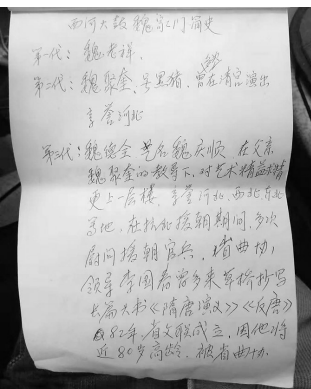
《草桥老段儿》封面



王田兴的云板



王田兴的弹弦用品



“魏家门”的资料手稿

三 情系西河代代传

1870年秋,王英杰出生在北宋村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。他酷爱西河大鼓,不管严寒盛夏,凡有说书的,一场不落地看。后来,他学会了一些段子,就敲着盖帘演唱,竟也像模像样,便去跟人家唱对台戏。人们笑话他,他一赌气地也不种了,成天在家里对着板凳说唱。村里再有说书的,他还去对台,竟回回取胜。

一天散场时,一位老先生说:“我说两句行吗?”老先生说的是《绵山》,开场后,周围立时鸦雀无声。等说到“介子推扶亲娘如同酒醉,不孝儿累母亲遭此大危,儿只说侍奉娘寿活百岁,怎见得眼睁睁火化命亏”时,人们纷纷落泪。王英杰请老先生到家中,老先生说:“我就是为你而来,连听你七场,果真不错,只是太杂。”王英杰又惊又喜,倒身下拜,叩头称“师父”。老先生竟是西河大鼓名家王殿邦。

王殿邦住在王英杰家,手把手传授西河大鼓,王英杰很快就能单独说书了。一次,蠡县陈嘉楷家连唱三个月的堂会,他俩一起推敲书理、切磋技巧、斟酌书词。数日后,陈家套车拉着两口袋麦子送王英杰回家,里面竟藏着三百块大洋。王英杰把一半大洋送给王殿邦,作为立贴钱(谢师费)。

晚年,王英杰誉满京津,学者纷纷至沓来。因师父王殿邦年事已高,无力传艺,师弟郝英吉也跟在王英杰身边,后来学成一代名家。1938年,王英杰病故,弟子立碑纪念。1940年,郝英吉在天津得知王英杰去世,悲痛欲绝,买一上等棺木,放上牌位,亲执衰杖在前,一路号啕,葬之于西关之外。

王英杰的儿子王金铭,受父熏陶,从8岁开始边上学边弹弦。一年隆冬大雪,他坐在房上练弦,一弹就是半天。人们在屋里都冻得直打哆嗦,他披一身雪花,反倒头顶冒热气。王金铭13岁登台,18岁独立演出,人称“将门虎子”。

抗战时期,王金铭和师弟魏炳山经常晚上去岗楼,说些新书、老段,感化伪军。伪班长张必丰,竟带杨福深等5人携枪械投诚。新中国成立后,王金铭经常编写新书段宣传政策。抗美援朝时期,王金铭身染重病,不能赴朝慰问,捐款1000元并派弟子赵长发随师弟魏炳山前往朝鲜。

王金铭的儿子王田兴,8岁学唱西河大鼓,高小毕业正式拜在郝英吉之子郝庆轩门下,三年后独立演出。王田兴高大魁梧,结识许多武术名家,跟他们研习手眼身法步,并融入表演。1960年在呼和浩特演出时,父亲伴奏,王田兴演唱《东汉》。说到马武大闹武科场,刀劈南天门,立马横刀,哇呀呀暴叫时,台下掌声雷动,自此得了“活马武”的绰号。

清苑县文化馆成立后,王田兴被吸收为文化馆成员。他尤以说书书擅长,常说的书目有《薛仁贵跨海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大明英烈》《五虎征南少英烈》《龙凤再生缘》《大西厢》等,并编演新书《红线记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新人情论》等。

1960年9月,每周三、周日晚上,王田兴在呼和浩特的玉泉电台演唱《儿女风尘记》。自编小段《王若飞在狱中》,也在电台播放。1964年在内蒙古陕坝演出时,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到场观看,听完《王若飞在狱中》,赠送给他一面“文艺先锋,面向工农”的锦旗表示鼓励。1965年,王田兴在唐县说书,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成小段《沟里惨案》。后来,又改编了18场的《烈火金刚》和小段《王杰》,在清苑巡回演唱。2003年非典期间,年逾古稀的王田兴自编小段《众志成城,抗击非典》,先在本村演唱,后在县电视台播出。